



國朝典故

九

73  
5110  
9

共十三



門 7 保 3  
號 5/10  
卷 13-9

國朝典故卷之九

太祖朝上將軍金仁贊衣彩段特命囚訊其立制之嚴如此近來國禁解弛士庶而製紗羅娼賤而服彩錦任情恣行人不畏法亦可見世變矣芝峯類記

○世祖甲戌直集賢殿梁誠之啓曰今士庶人儀刑禁令盡除臣恐上下無等請服膏緡以嚴朝章平崖集

○成宗朝定朝臣服色用鵝青草綠木紅不得用玉色緇色灰色淡黃色

靜庵趙光祖言 世宗朝一時士大夫衣服皆向黃色而許稠則常着灰色裕襪云蓋黃色儉矣而灰色則尤儉矣平時朝士裕襪多用黃色蓋 祖宗朝餘習而自壬辰變後終無世道之變也芝峯類說

○宣祖己亥三升始定黑團領之制

時傳曰亂離以後大小朝官皆用戎服七年予茲上下無別天朝之人皆謂其元來如此嘲笑不已復爲冠帶之論屢發而屢止今者海氛已息國內粗定以明年二月爲始一齊冠帶以復平時之規而團領用黑色稍遵華制

我國謂梁冠衣服曰朝服黑團領曰時服紅團領曰常服帖裏曰戎服國俗自前有官者皆服紅團領華人以君臣同色非之壬辰變後亂離倉卒士大夫皆著帖裏至是始做中服服黑團領至辛丑禮判建議依平時改服紅色蓋人情樂於從舊故也芝峯類說戎服帖裏即袴褶也莘苑雜記（今俗呼爲天翼

我東帖裏之制最近於深衣故中古多爲文士便服蓋爲燕服之上服而朝服之中衣至于今日專爲戎服非武士及臨陣則不服許曄庶曾孫興善嘗言其曾祖遷葬改棺時見之襲用帖裏而上衣太長下裳太短異於今人所服

云晦隱集

辛丑三升改官朝官服色以紅色爲定

李恒福議曰亂後論者以爲一遵華制變紅爲青爲宜臣以禮文時服黑團常服黑團之別難之則以爲無論時常服皆着青色無妨此則雖非先務不無所見臣嘗忝承旨偶閱日記成宗初年因朝臣建議以朝臣服色隨意製造雜亂無章令禮官議大臣定制常用鴉青草綠木紅以便易造此外

不得用玉色緇色灰色淡黃色蓋先朝服色初無定制至成廟朝乃定而猶雜用三色不知何時一切用淺淡紅色以此可想雖在全盛之日其帑酌物力使可易行之意而今於亂後猝有冠帶尊卑同衣絲絹又改紅色紛紛改更耗費物力莫甚於斯朝廷不能從

自壬辰亂後朝士不能具冠袍上下皆戎袴褶佩劍以行庚子始具朝服在平時堂上則服淡紅絹表單堂下則用深紅錦石表單識者以君臣同服色為不當至是始服黑衣時上禁堂上被東絹甚嚴人爭苦之思復紅衣辛丑懿仁后服除當議服色禮判柳根主緋衣而許筠在儀制司亦贊之大臣收議皆是禮曹而獨李恒福非之招筠詰

曰一節欲服緋乃敢搖廟議耶其後庚戌禫日欲以黑色定服而迄未果焉蓋本國多種紅花易以為染故人情樂之祖宗以紅灰白載禁制條而亦不能止之云識小錄

○祖宗朝士大夫服色以土色為上色蓋以朱土沈水淘其滓精鍊為備和膠染之則其色爛然國俗所謂土紅直領是也近世下吏之賤皆著紅花色紅花乃利市紅藍俗名利市所謂利市者言其價重也松窩雜記下段言唐絲交織布之禁入禁令

○東方之人雖曰好著白衣然國有禁制故宣祖朝猶有白衣禁亂士人無職者出亦穿紅衣直領自明宗乙丑以後累經國恤仍著素衣遂成風俗今則紅直領絕無而舉國皆衣素華人笑之芝峯類說

○李晔光少時見其先君平居常着布衣雖朝服未嘗有綾  
絹之飾及長從仕槐院見許多提調中惟黃廷或尹卓照着  
匹段裕履今則纔陸堂上者表裏皆着彩段或用白文段寫  
襦裙至於市井下賤服飾之萃靡罔有紀極蓋自東方以來  
奢侈之風莫甚於今日 芝峯類說

○平時凡衙門公禮及新除授官甫拜叅謁皆着公服而壬  
辰後仍廢不復惟新及筭應榜服之

○丙子兵後仍着帖裏至丁亥始冠帶辛卯祔禮時始服朝服  
陳賀用之公服則 世子入學時博士服之 并芝峯類說

○平時儒生騎馬有禁故儒生穿履徒步罕有騎行今則着  
靴跨馬一似朝官模樣絕無徒行者且平時雖長者着行纏

穿直領衣今則少者皆著道袍去行纏穿分套雖子弟見長  
者亦照 芝峯類說

○顯宗朝申白衣之禁士大夫皆遵行數十餘年後又因循  
廢閣 甫宗辛未 年十七 又命禁白衣著青衣 上又以笠制

與前大異臺帽短涼臺狹駭於瞻盼令三法司痛禁一依  
孝宗朝笠製造成

備局依古制定式臺帽高布帛尺四寸五分涼臺之廣亦  
如之

○甫宗辛未因相臣陳達禁武臣團領脇背之混用飛禽明  
年又以朝臣團領多不貼脇背命申明舊制

○英宗二年命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令著青衣

○都承旨鄭亨益奏武臣之服黑天翼著水靴子爲其便於射而利於步也 孝宗朝曾有申飭而漸至解弛皆著直領及白靴請申禁從之

○丙寅教曰上而衮衣下而朝臣章服軍門所用紗緞常紋雲文外翟衣所用我東鄉織自可用此外勿論紗緞細凡係有紋者一切嚴禁

禁燕市紋緞

○丁丑命堂下官青綠袍一遵經國大典

○丁亥教曰頃者飭白衣之時人或曰箕聖衣白此我東風俗云噴後之人不體箕聖之訓只慕其衣豈不迂哉儒生著淺淡服八場者及文蔭武著淺淡服者並命嚴禁

○丁丑教曰陵幸時畿伯去玉頂子過矣今後依前飾之都憲玉頂子監察水晶頂子都憲獬豸褶子皆復舊例

○宣祖朝趙憲朝京見爛衫之制歸上封事請行之事竟寢頭宗十年太學生上疏請遵用上許之 英宗九年大司

成趙明翼上疏請行丙寅八月 上聞安東鄉校有舊歲爛衫軟巾緋帶命取來親覽仍依其制裁成一件賜成均館歲之六一閣丁卯三月司馬唱名之日諸進士始服其服永爲定式

趙憲疏畧曰中朝衣冠之制幞頭軟脚名曰鴈翅紅袍青袍襪積一如道袍而整齊端嚴儒巾之名或曰民字巾或竹結而裏以緇布或紙糊而着於其體端平不甚尖斜舉人及武

學生俱服儒巾黑團領中外學生俱服襪衫蓋玉色而緣以青絹東士之所謂青衫者與此大異中國童男不編其髮十五以下則剪而垂之十五以上則總於項後待二十以後乃冠女人既嫁者束髮于頂而加以髻髻背子之袖甚濶而無長衣其長裙不施趨短其衣冠靚莊而猶有儉約之俗如此臣竊見向化獠子之婦又見進貢回還之輩我國童男及婦人歛髮之容不幸近之重峯集

○宣祖庚子萬曆二年禮曹啓曰頃於經理謁聖之日館中儒生中笠相雜以致唐人指點怪笑委屬未安別試講經為始儒生皆着頭巾以為貴飾衣章之漸芝峯類說

仁祖朝洪茂績杖大君奴着僭衣者詳禁令

○我國衣服冠屨體制多襲唐舊中朝儒士呂英命言中原有舊古冠古服者如爾國冠服皆唐制古朴可觀云芝峯類說

○中國之人衣長袖口皆有其制大明會典具載焉嘉靖丙申十一年詔使將到朝廷議依會典正其衣服長短衣袖濶狹量著其奈布告于下至癸卯歲載於後續錄其文曰大小人負勿論文武職表衣前則去地三寸後則去地二寸袖長過手復回到肘袖搭廣一尺袖口七寸庶民表衣前則去地四寸後則去地三寸袖長過手六寸袖搭廣八寸袖口五寸裏衣亦以此遞減云照人情樂舊厭新又無糾禁之者唯宰相朝官略依新例其餘皆從舊釋官雜記

○我國初紗帽制度左右無角後垂黑纓無涼紗帽丙寅赴

京使朴啓賢彙言作朴忠元買來仍行本國且近年卿士平居咸好  
着冠以代笠子其冠制式程子式朱子式濂泮式東坡式冲  
正式方巾其類頗多已巳季濟臣赴京時序班許繼儒見所  
着曰此冲正中非冠也濟臣曰冲正冠巾其制異乎繼儒曰  
頂上平方四隅有稜者是巾也頂上偃圓有高低起伏如雲  
狀依梁冠體而四面圓轉無隅者即冠也濟臣命買其冠制  
到本國授之帽工使依樣製造我國有造冲正冠者始此侯

續瑣語

○我國紗帽耳掩體制自明廟朝以前皆略如本國之所  
謂笠耳掩者而甚爲濶大豈肥故貂皮則用四五領鼠皮則  
十三四領然後可作有紆紅而合前頂有纓縷而垂後頂戴

之甚重而實不蔽耳或謂此爲依倣宋朝之制云未知何據  
然我國衣冠必取法中國則宋制之言未必非然丁卯冬詔  
使將臨時禮判閱箕因時議請改從萃制但萃制則於帽後  
插角下無遮尾蓋別護項故也我國無護項請項後則參用  
本國之制上從之也項後之制互相查造久而未一瑣語  
○宣廟時左議政權轍啓百官煖帽制甚不典請悉從萃制  
論者美之溪谷集

○成廟朝命造披肩二寸分賜士卒中朝則謂之煖耳雖盛  
冬必旨下後百官始得戴之芝峯類說  
我國人近古通士庶好質倭獺皮爲披肩即俗所謂耳掩也  
競以色黑者爲尚多歸高直以取而倭人堅收其利我國縣



布盡歸敵土良可痛甚曹植於丙寅承名時極言於朝紳因加痛草自是其弊絕焉但自後倭人專不費弓角而采曰若奇質獺皮當以弓角采云造弓亦艱後鯖瑣語

李濟臣初以黃獺皮作小耳掩人皆笑之友人金行周偕看出竅逢醫妓輩攔道指笑調戲不已所騎且銼殆將不勝自禁後獺以後士人無不好着黃獺者上全

○高麗六品以上帶金四品以上帶犀二品以上帶玉國朝四品以上帶銀二品以上帶金一品帶犀照中朝使臣至帶犀者亦帶金芝峯曰帶犀者亦帶金降等故也王子誠寧君朝京天子賜犀帶由是王子帶犀世祖曰均是王子孫宗室之帶犀雖使臣至勿改後清城韓致亨西陵韓致禮相繼赴朝天子皆賜

犀帶照帶犀朝官見使臣猶改金中國豈不知我國宰相之帶犀而有二韓之賜乎青坡劇談

○冠帶衣服之制因時尚變易而潛與世道相符甚可異也中廟末年士庶常着笠搯臺上極重厚高大坪兒極狹時人謂之冬瓜臺上切餅坪兒又用鴉青絲織作四稜帶以四甲為一腰猶有古人撲寶意明廟朝金舜昇為慶尚右兵使以前笠制不安於着兩帽稍增損其高廣體甚輕快時尚立變謂之金某體其後漸至頂低如覆鉢坪廣如張傘宛如僧笠帶亦好着廣多繪亦僧家所帶也未久復兩宗禪科佛教大行此實其兆辛亥壬子年間士子衣服必窄其袖曰萃體自丁卯以後大潤其袖亦曰萃體華人內衣必狹以取溫外

衣必潤以為儀近年來好以草為帶紫織絲者幾字失利佩  
刀競尚長大或帶小環刀無乃將有兵革之事歟侯鯖瑣語

未久壬辰亂起其言果驗

○尹國馨少時見笠樣臺低坪廣衣袖甚窄人有高笠潤袖  
則稱古體而笑之至有國令勸行古體而不從衣亦士庶尚  
白 明宗朝曹植疏有音袞服素公國之家之語故洪曇為  
都憲痛禁白衣士人以上表單衣皆用桃紅行之五六年還  
止 宣祖丁卯許魏天使時看紗帽直而高衣短袖潤舉國  
效之笠製亦因而臺高坪狹至十年間紗帽頂上微蹲平衣  
袖之潤稍減臺亦暫低此則國無兩令而自爾如是亂後中  
原將士遍滿國中朝儀宜倣華制啓請士族以上看笠下賤

去笠着小帽而亂離之中非但儀容未節未暇修飾窮民亦  
以備帽為難且狂舊習脫笠相視頗以為羞法司禁令亦嚴  
民猶不從或在家着笠出門便脫又或踞上脫笠潛挾脇旁  
八門還着蓋習俗難變况障陽防雨笠制甚便中原將官至  
有質笠坪者而我國則欲去之間韶漫錄

○男子所着笠帽乃右所謂曲柄笠謝臨川所喜戴者雜記

○我國民庶舊皆戴平涼子

俗稱

蔽其制織行而素其體惟

驛卒黑而戴之壬辰之亂有言賊遇兩班則必殺無貨一時  
大小人皆戴平涼子唐將怪而問之對者曰 君父播越臣  
子不忍服美以庶人禮自處也唐將聞而善之治谷三官記  
西北人多戴氊笠蓋近胡俗也自戊午渡遼之役興國中或

有戴纒笠者轉相視效遍及四方丁卯胡燧士大夫亦或戴之武人則雖大官無不盡照纒笠或謂之戰笠此乃戰爭之

兆歟上全

○羅濟笠不知所始但以名觀之疑出於新羅百濟時也按麗史辛禑元年始令各司胥吏着白方笠本朝為外方吏人所着而黑之壬辰燧後久廢不復崔有源為京畿監司遂令營吏依平時着羅濟笠吏等甚苦未幾還廢芝峯類說

○宣祖壬申教曰我國大小男兒必貫穿其耳作環珥而懸之取譏於中國甚可羞愧自今後一切痛革胡習曉諭中外京中則限今月其或憚不即從者憲府嚴加懲罪冒菴日記

○宣祖庚子間木鞋始出於南中而遍於國中日月錄

○新羅婦長襦不粉黛率美髮以繚首以珠絲飾之唐書

○高麗婦人髻髻垂右肩餘髮被下約以絳羅賁之簪旋裙重疊以為勝

○高麗忠烈王時依上國例定諸王宰樞承旨班主夫人乘朱漆車三四品天人黑漆車事竟不行

○古者婦人出無蓋頭世宗朝奇處創新樣以進至今用之月沙集奇處碑

○許稠言於世宗曰昔太宗欲本國女服悉從華服臣啓曰臣昔赴京過闕里八見孔子家廟見女服畫像與本國無異但首飾異耳事竟不行中國之禮安可盡從乎東岡雜記  
○我東婦人首制即同獐子趙憲所以慨照請革者也內制

則亦非徒俗士夫家自不從耳 左庵與趙樂靜書

○我國婦人以玄錦或紫錦全幅二尺二寸中屈之為兩重以厚紙貼其裏以戴之從額覆頂垂于後以加肩背謂之遮額 音從釋 自海光中年以來率用玄錦為表以絮為裏而空其中貼戴頭上如着頭謂之足頭裏 音從 一時好尚遂變國俗遮額之制絕無矣 治谷三官記

○比甲蒙頭 八雜戲躡橋下

○我國禮法甚嚴士人之妻不敢乘有屋轎中古猶存此風

丙子亂後雖宰相家婦人往往乘馬李廷龜孫婦來覲騎驢

洪命一長女 進士趙相 往來舅家乘馬或驢以羅兀蔽面 羅兀尚在

大諫趙景命家 羅兀以紗垂四面掩面覆肩 洪氏家乘

### 第宅

造家地大君公主三十負王子君翁主二十五負一二品十

五負三四品十負五六品 負七品以下及有蔭子孫四負

庶人二負

家舍大君六十間王子君公主五十間翁主及宗親文武官

二品以上四十間三品以下三十間庶人十間毋得用熟石

花栱草栱

○王宮法殿南內故兩府六曹諸省皆列光化門外東西向士天天私室廳事亦皆或東或西而不敢南向雖居家之時不敢僭分而面南及中廟朝以後紀綱漸解人心日奢犯分踰禮無有紀極家舍所向之南北不暇問也可見世道之

漸降而人心之不古矣

松窩雜記

麗朝五百年之久其萬目雖有不舉而遵守祖憲不敢僭  
分雖至末葉衰替將亡之時以林堅味之權寵辛毗之奸賊  
雖極奢華而家舍不至於宏傑壯麗我朝立法尤嚴上自公  
卿下至庶人家舍間閭皆有定制如或僭濫則漢城府有時  
巡檢撤毀過制之數自中葉以來國不能禁人不顧忌雲簷  
霞閣跨卷越陌公卿之家擬諸宮闈士庶之室有同公解犯  
分踰制無有紀極至有壬辰之亂大小廬舍蕩為灰燼破瓦  
殘礎滿目慘然物盛而衰固其昭也

松窩雜記

○光陵時金國光揖第於長興洞以第宅宏侈被劾不復入  
政府其第後為沈喜壽宅觀其制作甚低窳今日權貴之家

人不以為侈可以觀世變

洛滸記聞

○金安老秉權日構別墅於漢上常時盛言其奢論安老之  
罪者必以此事為案其後鄭惟吉揖第於其側制作之侈增  
砌之美百倍於金亭而人不為議豈下流而眾惡皆歸歟抑  
奢儉隨世道浮隆而人之所不能違歟

洛滸記聞

○李時白賜第在鑄子洞此本海首相朴承宗家也蓋亦士  
亂前所建故內外廳事樓軒丹甬至今宛然曹植所居書室  
皆施丹雘

出金字顯

兩換行錄

沈連源營造妾家至施丹雘

出竹泉

今

則雖貴主第宅祠宇外未有施丹青

壽谷集

○洪興禁李陸踰制田霖禁檜山犯法

詳 成宗朝洪興

○永安尉賜第在安國坊素稱甲第嘗曰甲第之能傳子孫

者吾未曾見故吾奉先祠而不造祠宇其視居第無異逆旅  
義昌君擇第於西學洞而擇村甚良第基甚堅曰使後世子  
孫無更修之勞其後永安子孫尚居其第義昌之宅屢易其  
主公私見聞

奴婢

箕子封朝鮮為民設禁八條相盜者男沒八為其家奴女為  
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

我國公私賤之法實非聖王之政均是同胞之民而勒為  
臧獲拘以世傳陷之賊類不為士族甚無謂也照箕子以  
三仁之聖自中國而來立中國所無之法豈無所以照哉  
蓋東方山形地勢迂曲而險阻人心習尚剛偏而巧黠莫  
肯從令反覆難制非可朝令而夕禁亦不可草薙而懲惡  
故奸盜贓賊之類沒為其家奴婢使各統攝以興於變之  
化以致外戶不閉之盛自此遂為東方赫世不易之大法  
家、有君臣之義人、知上下之分國之逆臣家之叛奴

與之同律至今數千餘年遵守不變禮讓之厚刑政之美  
非他外國之所可及此不同道而歸于治也今有欲為改  
絃易轍而通之一如中國之制者殊不知政由俗革因俗  
成化之義而適足為大亂而已松窩雜記

○高麗太祖元年詔曰恭封失道加以饑饉疾疫至使黎民  
賣身鬻子為人奴婢朕甚憫照其令所在具錄以聞於是得  
一千餘口以內庫布帛贖還之

麗成祖定奴婢還賤之法蓋其贖良者年代漸遠則或輕侮  
本主故有是命

顯宗判還賤奴婢更訴良者杖之斂面還主  
德宗判公私奴婢三度逃亡者斂面還主

### 靖宗文賊者隨母之法

賤者從母之法始於高麗靖宗時知母而不知父禽獸之  
道也人類而處以禽獸豈法也哉至於後世仍其從母而  
母若良女則又使從父是法不為法而唯驅人入賤非法  
之中又非法矣碯滸隨錄

忠烈王禁公私奴婢放良定歷良為賤之律令有司劾其無  
文契及詐偽者罪之

元征東省平章事濶里吉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王上表略  
曰昔我始祖垂誠云凡此賤類其種有別慎勿使斯類從良  
若許從良後必通仕漸求要職謀亂國家若違此誠社稷危  
矣由是小邦之法於其八世戶籍不干賤類也後乃得筮仕

吉思不敢復言

恭讓王禁奴婢買賣之法卽舍上疏曰奴婢雖賤亦天民也例論財物恬然買賣或以牛馬易之一匹之馬給二三口猶未足償則以牛馬重於人命也

設人物推辨都監定奴婢決訟法并禁其良賤相婚及冒稱收養者辛旼爲田民推整都監外假公義實欲市恩凡賤隸訐良者一皆良之於是奴婢之背主者蜂起曰聖人出矣

○士族之家世傳而使者的曰私奴婢官衙州郡而使者的曰公奴婢年代愈遠漸至蓄盛於是設官而理之防禁甚嚴東國之有奴婢大有補於風教所以嚴內外等貴賤禮義之行靡不由焉

鄭麟趾麗史刑法志

○太祖元年教曰前朝之季土田奴婢法極爲紊亂詭謀百端遂至骨肉相夷毀傷風俗予甚憫焉自戊辰回軍以來即革私田民心以定獨奴婢一事尚循舊弊自洪武二十五年已前凡奴婢訐良者役使已久則仍令從賤曾不役使而勒令爲賤者訐良如有違令者罪之文券沒官燒毀令有司布告中外知刑曹事張滂等上言內者下旨有訐良者役久而賤之法照有役久而未得決者亦有得決而未得使者爭訟尤繁上曰予欲禁爭訟反以爲言何也令憲司查聞

○四年立奴婢辨定都監以左僕射南在僉書韓尚敬中樞金希善爲判事

政事撮要作六年丁丑

○定宗己卯罷辨定都監其未決及誤決者悉送刑曹都官



○太宗六年政院疏曰良賤未辨者及婢妾所生皆許充賤屬司宰監頑惡之徒不體上德猶以為不足逃隱避役者頻多將有冒名混雜兩班之弊乞限來十月初一日前不現身者許在前相訟者及本主族親陳告并令從賤一半給告者一半屬公又相訟兩邊不當者屬公以為恒式 上從之

○十四年設奴婢辨定都監 政事撮要

○十七年立奴婢大限之法 上同

○公賤每三年成續案二十年成正案藏於刑曹議政府掌隸院司贍寺不道亦邑

○我國應軍役者才十五萬而私賤多至四十餘萬聞麗朝無良妻并產之法故一時權臣富傾一國而奴婢不過數十

人以故麗朝兵多云不敢保其必照後考國乘良妻并產之法始於永樂八年未知何人所建白也夫賤女不定其夫故生產者難從父役從母而役者乃良法也賤人既從母役私賤之并產者何得又從父沒宜其私賤多而削高無兵之國也 荷潭錄

永樂八年即 太宗九年己丑其時定制無以尋攷金時讓所見國乘亦未知為何書也 文獻備考

○世宗元年革中外寺社奴婢歸于官

○二十六年 教曰國俗嚴上下之分奴婢有罪而其主殺之例皆石其主而抑其奴此誠美意也照刑賞人主之大柄以人君而殺一不辜猶且不可况奴婢雖賤是亦天民也

豈可濫殺無辜人君之德好生而已望見無辜被殺寧不惕  
照自今奴婢有罪不告官而毆殺者一依舊律科斷如有炮  
烙劓剕黥面劓足及或用金刀木石一應慘酷濫殺者當房  
人口依律屬公

○世祖十二年丙戌始用辨定都監新印

十三年丁亥改刑曹都官為掌隸院自二月初九日始用掌  
隸院印故事撮要

○成宗十五年設推刷都監推刷京外奴婢摠二十六萬一  
千九百八十四口諸邑驛奴婢摠九萬五百八十一口

○奴告主反坐法八刑獄

○燕山朝有一士人之奴投托於內嬖綠綉之家謀去其主

及反正其主掘地數丈縛奴立於空中從底簪土奴訢衆號  
泣簪及腰知不赦辱罵無數遂覆土而止漢平君李誠彥蘇  
平使襄之奴以匠手供役于內一日特告狀訢于中官中官  
呵禁曰陷主於大罪汝尚忍耶潛以告狀送公未幾燕山廢  
誠彥哭曰君失其道上下更亂僕隸之惡安可責也但於我  
大義已絕不可更奴於我與其婦兄叛主之奴罪固當死而  
度量之不同如此釋官雜記

○中宗甲戌設推刷都監 明宗庚戌設都監而後因歲歉  
停止丙辰又設都監

○李夢亮辨叛主奴八明宗名臣

○潘碩枰 中宗朝人宰相某之家奴也宰相愛其才性教

以書史乃托於富家無子者為之子匿跡力學不許相通後  
登第後躋宰列清白謙恭為國蓋臣歷八道監司至正卿後  
主家子孫殘微或步於道筮碩枰遇之下輶車趨謁一日上  
章吐實請鑄削已爵而官主家子孫朝廷義之從其願官主  
家子孫而令碩枰就職如故僕說

○劉克良詳 宣祖朝 士辰

○宋翼弼詳 宣祖朝

○徐起詳 宣祖朝

○宣廟朝儀革罷私賤李恒福議曰天賦之均先區貴賤素  
有定分不係賢愚固非生物之本心君子小人相為治養各  
成一家規模更千百年性習民安又成一國之聲教今欲變

更必須先變國俗使士夫子女皆親負戴炊爨如中朝之為  
次振紀綱使中外人心初聞令下一齊越行無敢後先照後  
乃始大加宰割不照而徒欲一朝易俗而治則情拂而法逆  
民窮而姦生恐不可為也曰沙集

○壬辰亂民先焚掌隸院刑曹詳 壬辰錄

○癸巳命擇私賤之精壯者并充東伍柳祖認疏論私賤為  
軍之失柳成龍覆啓曰以天下公共之理言之則私賤獨非  
國民乎我國私賤日滋月盛而良民役重漸就耗散私門則  
家之有公侯之奉而公室則無民故先賢亦欲行限田限奴  
婢法其慮遠矣今收拾數千百之卒以為訓練禦敵之計乃  
有無識之輩愛惜數三臧獲欲敗國家之大計者其賢否何

如也 上嘉納之

○孝宗丁酉忠清監司李慶楨言舊制公私奴婢父良母賤從母，良父賤從父用是賤隸日蕃而良民日縮請自今男從父役女從母役以均之遂為定制 西澤集

○國典奴婢身貢之外又有楮貨厥後楮貨廢而詐價徵布顯宗丁未因旱災命半減各司奴婢身貢特減楮貨價著為令

○肅宗癸巳命私奴連二代八屬軍役者為良民知事閔鎮厚曰私奴叛主連二代良役者稱良民而故相臣鄭太和以為所謂二代即指終身應軍役者而其始為役屬及自今立訟者不當入於代數之中若並計此則實為四代云臣為刑

官時輒用此例而聽訟矣但此無明文故外方則以年數不多而父子八屬軍役者皆稱連二代良役而決給云是宜定式從之

○英宗六年庚戌命定公私賤娶良妻所生男女并從母之法良產從母其議已久 顯宗己酉始命從良 肅宗乙卯還賤辛酉又從良己巳還賤而已屬良役者勿論至是以辛亥正月初一日子時為始所生并從母役

○三十一年乙亥命減內寺奴婢貢納數舊制奴婢自十六歲出貢至六十一歲老除而每奴收木縣二疋婢收一疋半 顯宗丁未因玉堂李端夏疏請減半 英宗己巳因戶判朴文秀陳達特減其閏數加貢之數至是又定各貢減半之法

○我東方素重名分壬辰之變舉國瓦解而世族大家舉義討賊迄今恢復蓋其效也奴婢之法始於新羅而亂後或以軍功或以納粟輒許免賤冒偏滋多以至登科頂王者比之故蔑視士族凌侮其主至有叛弑之變日後之患恐不可言者

○我國以奴婢為財夫人者同類豈有人以人為財之理哉古者問國之富數馬以對是雖天子諸侯只是為理人之任而未嘗以人為財物也今本國之俗則問人之富必以奴婢田地為言亦可見其法之非而俗之痼

重峯集疏

○天之生民雖無良賤之辨上之使下必有尊卑之等蓋大夫不可以徒行婦人不可以外遊身為朝列而使妻子襲柴

水之勞何以成禮俗乎故周禮凡有罪者沒為奴婢使執賤  
役惟我東方自箕子以來禮義之美聞於天下非特用夏變  
夷之俗亦由別良賤立奴隸以定上下之分而使大夫之家  
皆有尊卑之分也家主奴婢之制一定而主之視奴猶君之  
視臣奴之事主猶臣之事君則奴婢雖亦天之民固不可  
變賤為良與主抗衡也河緯地對策

### 娼妓

祖宗朝大曹直宿即官乘月携娼會于光化門外踞上終夜  
談飲薇垣之官亦以曲會為事或携妓直宿天將曉則掌務  
吏猶必請謁導古事也芝峯類說

○世宗朝有欲革州邑娼妓之議命問於政府大臣皆言革  
之為當惟未及於許稠人皆意其猛論以其淡於色故也稠  
聞之乃笑曰誰為此策男女人之大欲而不可禁者也州邑  
娼妓皆公家之物取之無妨若嚴此禁則年少奉使朝士皆  
以非義奪取私家之女英雄俊傑多陷於辜臣意以為不宜  
革也竟從稠議因舊不革慵齋叢話

○成宗十八年傳曰治邊之邑則將士離家久戍故置女妓

以慰之內地則可罷議者以天使來用女樂若罷內地女妓則京妓有闕無由選補 聖教不可奉行

○成宗

○宰相李永根李坤共奸一妓 詳成宗朝

○燕山十年甲子春於諸道大小邑皆設娼妓號運平樂工

為廣熙擇運平三百人入內 故事撮要

採青使收士族妻女 詳燕山故事

○明制官人及官人子弟並不得近娼女我朝 中宗己卯

年間罷娼妓及羣少得志復設 備詳隨錄

○柳雲名即性軼宥不拘小節年十七中司馬試二十登第

亞元二十五六已躋三品嘗為忠清道御史初八公州謂必

進妙妓薦枕卧以俟之州官以御史不如他使客恐忤霜威

不敢進妓只令以通引衛宿廡下終宵耿々無人跡聲詰朝

吟一絕書寢屏曰公山太守恟威稜御史風流識未曾空館

無人消永夜南來行色淡於僧聞者大嘍 思齋據言

雲一日醉共妓同輶而行趙先祖聞之即往大責雲莞爾

而答曰犬噬雉城隍雨食彼雖娼流焉能浼我先祖亦笑

曰從龍難得之士但不懲於好色之戒爾 黨籍補

○肅宗丁巳吏判閔點其孫慶宴時咸鏡監司閔黯平安監

司閔宗道載送兩界官妓物論籍憲府論罪奪告身領相

許積劄曰閔宗道即臣之族姪而學字於臣者也頃於春間

貽書問臣曰家君望七之年醉日已近欲送歌妓數人以助

歡未知無害於事吾臣答以子牙之於父兄苟可以怡悅則  
宜無所不至答之宗道輩斷然行之此事展轉終被譴免臣  
心慚恧時因右相許穆兩啓推考勸罪口述而

○娼妓之設誨淫引逸之具也禮公庭不言婦女言之亦在  
所禁况於狎昵乎古者上自朝廷郊廟以至官府閭巷政教  
衣食燕樂莫非以天理爲之制後世凡百規制一切苟且唯  
人欲之取便是以世道汚下亂日常多雖有嚴刑峻法而不  
能禁人之八罪也明王有作當一齊正之况於官設娼妓導  
以淫蕩乎或曰世宗時有罷妓之議人皆謂許稠剛毅必  
力主之問於稠不可曰官物取之無妨若罷此則年少朝官  
客於外者必有冒奪陷罪者於是議乃止稠名相也必有所  
見矣曰人慾縱則愈熾吾聞以禮制心未聞導慾止慾也人  
慾之起皆由於視聽所以古人必尊其瞻視而放淫聲遠邪  
色也今官畜淫娼使客之來令治容嫖服而待之行酒以侑



執樂以挑稱曰房妓因以牽情溺欲害政傷俗而喪夫本心者不可勝數夫有此而不為所奪者上也不可人，而責之無此而安焉無失者人，皆能至若不勝欲而奪人妻女至陷於罪者至下之人本無足論國家立制不務明禮法正人心而唯為至下之人預設其具以濟其欲豈理也哉苟如是也好貨亦人欲恐其陷於罪而預為非義之貨無妨之制以待之乎今奉使官府者雖名士大夫多未免於流連而私容鄉閭者雖庸下之流鮮有以久容而犯干者勢使然也近事京選未罷時士大夫荒亂有同花徒罷去其弊即止頃年豐呈時暫聚鄉妓朝士爭妓鬪辱者甚多其得失亦可驗矣且彼亦人也上之人既不能教而人倫而編籍為妓使不得有

定夫有則輒罪之是何規制乎

瑞澤隨錄

○以八諸州郡之有娼妓奸民之通私徑汙政令甚多年少子芽之陷身滅性者不可勝數到處官長宣淫露醜覩不知耻 朝家防淫之政至嚴則雖繫婢隸特設此縱淫之屬已為傷敗風俗况遣官長所以圖治勵政而又以此啓其穢政失身之咎豈不恠乎良民婦女有淫奸者當嚴治防禁而反沒為娼妓使益肆其淫烏在禁淫正俗之意也此國初之所無而燕山荒淫之時遂成謬規 中廟以後盡廢燕山政而自公卿以下樂此不去可咄也齊婦女樂而孔子去魯使聖人為政豈可一日置之宜建白亟革去之

平論

僧教

新羅訥祕王時沙門墨胡子自高句麗至一善郡人毛禮  
作窟室居之胡子言佛有三寶一曰佛二曰法三曰僧  
如所謂神聖若燒香發願則必有靈應王聞之欲興佛教羣  
臣以爲不可獨異次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今  
佛教淵奧不可不信 斬臣頭以定衆議王將誅之異次頓  
臨死曰我爲法就刑佛若有神吾死必有異及斬血湧白如  
乳佛書心淨者色白衆怪之於是不能毀佛

法興王十五年始行佛法其身真興王度人高僧廣興佛刹  
梁武帝遣使送佛舍利王使百官奉迎於興輪寺

○高麗太祖元年十一月大設八關會遂於毬庭置輪燈一

兩香燈旁列滿地光明徹夜又結彩棚兩兩各高五丈餘狀  
若蓮臺望之縹緲呈百戲歌舞於前其四仙樂部龍鳳象馬  
車船皆新羅故事始於新羅真興王名爲供佛樂之會自後  
歲以爲常

太祖六年命都堂曰佛氏之道當以清淨寡欲爲宗今任寺  
院者務營產業至犯其所謂色戒恬不知愧身死之後其身  
子有以寺社及奴婢稱爲法孫相傳以至相訟予自潛邸思  
革其弊其令有司勘究以聞賈鑑

○太宗元年罷禁中誦咒僧人賈鑑

○太宗不拜銅佛見太宗故事

○太宗二年書雲觀上言高麗初或進言曰背山逐水之地  
置寺安佛設道場則可以鎮安國家乃命有司隨地置寺量  
給田民後之君臣益信而創大伽藍名稱願堂由是五百年  
間京外寺社不可勝紀於是禪教名宗爭執有田民之寺肥

馬輕衣甚者溺於酒食靡所不至雖其道儻有福國之理何有一毫之補哉伏願其付密記京外七十寺外諸寺土田之租永屬軍資奴婢分屬諸寺上從之

○命罷僧巫禱雨見太宗故事

○興天寺在西部皇華坊太祖命建寺于貞陵東是為

禪宗

有權記

後陵移他所寺則仍舊

世宗七年鑄大鍾以懸

之興德寺在東部燕喜坊是為教宗太祖構別殿于潛龍

舊邸之東捨以為寺有權記殿號德安

高麗置十二宗以掌釋教僧多有封君辟除者王之第二子

削髮為僧雖儒林名士亦皆效之我太宗第十二宗只置

兩宗盡革寺社之田嘯齋筆話

僧試禪者禪宗講傳燈拈頌教宗講華嚴經各取三十人前者內侍別監奉命而往今則禮曹即廳往宗與判事掌務傳法三人證義十人同坐試取納賂于判事證義者入格否則雖有能名者不得入其循私多欲甚於世人入格者謂之大禪宗則自大禪升為中德自中德升為禪師自禪師升為大禪師拜判事者謂之都大禪師教宗則自大禪升為中德自中德升為大德自大德升為大師拜判事者謂之都大都兩宗分掌內外諸寺各十五許升中德者注差任特釋教宗備三望呈于禮曹禮曹移于吏曹八啓點嘯齋筆話

○世宗元年命罷五教只留禪教兩宗詳世宗故事

盡革中外寺社奴婢土田歸官

○二年庚子命罷陵寢傍僧舍 詳山陵典故

○三年辛丑每歲抄遣人祈福于佛寺山川謂之年終還願至是禮曹啓其狀上召參贊卞季良曰年終還願還福之事崇佛之端近者凡干佛事罷之幾盡唯先王先后忌齋未忍卒革此則爲寡人祈福雖有獲福之理猶爲鄙陋况新無是理予罷之何如季良默不以對元甫對曰臣等固知無理昭焉上祈福未敢言耳上遂罷祈禱佛宇

○自高麗時每春秋仲月會僧徒誦般若經鳴螺幡盪香火前導巡行街巷以禳疾厄二品以上受命行香謂之經行世宗四年罷之

○六年甲辰上曰切臣當太祖忌辰就寺社設水陸雖

是忠孝之意恐違禮經吏判許稠曰水陸本非禮之正矧設神位於下壇尤爲廢慢祭祀之禮各有定分截照不可僭踰古禮支庶不得祭先祖大夫不得祭諸侯安有以一時私意僭禮犯分之理上從之

○十九年丁巳僧行字重創興天寺大聚僧徒新受度牒者一歲之內幾至數萬太學生等上疏曰我太祖慮浮屠之害嚴立僧徒之禁太宗知其弊減革寺社十存一二土田賦獲俾充軍需山陵之傍亦不建寺所以斥異端回世道之慮嗚呼至我及我殿下先廢內願堂仍減宗門且令僧徒禁八城市年少之輩勿令剃髮於是僧徒歛跡縮首不敢恣行臣等咸仰吾道之日昇豈意異端之復興乎今者行

乎任止與天欲以其道移易風俗民之敬服無異懶翁雖以宗親貴戚躬詣桑門恭行弟子之禮臣等每見之扼腕腐心願殿下去邪勿疑除惡務本下令攸司斷行乎之類以絕邪妄之根

○世宗創內佛堂

輿地勝覽曰內佛堂在仁王山

公卿大夫臺諫儒生皆上

書極諫判院事李順蒙亦詣政院論啓傳曰文士闢佛宜矣宰臣何知佛之是非而駁之順蒙對曰人皆以為非故臣亦非之人皆論諫故臣亦論諫舉國所非之事殿下何獨為之痛齋叢話

世宗實我東方之聖王但都中立圓覺寺好佛一事未免

為白璧之瑕

鷲城雜記曰按圓覺寺昂世祖朝所創也是內佛堂之誤記耳

○世宗癸卯大司憲河演與同僚上疏曰瞿曇棄君父辭爵位歷代酷信廣立精舍施土田納臧獲中外合屬田一萬一千一百餘結同胞赤子未免餓殍遊手緇流又何給田以優其養乎上是其議京外只留三十六寺餘悉罷之名臣錄

○庚午文宗即位欲重修大慈菴左相河演固執不可竟以大臣議不同未之果名臣錄

○太宗元年教曰佛氏之法外於倫理惟我莊憲王學問高明予為儲副每受教戒凡於神鬼之事斷無惑近來里民冒犯國法年少剃髮者多軍顧日盛若不申禁弊將難救冒禁者徙邊笮徙邊之法遽爾行之騷擾必多且萬計之衆一朝盡驅赴諸邊遠非有情所不忍恐致怨咨以傷和氣姑

寬期限聽其自首還俗而不加刑罰或納丁錢因給度牒以今年為限其有過限不首及今後犯禁者痛行禁斷夫道之不行良由官吏奉行不勤自今不即禁斷官吏當科罪不饒

○世祖朝行轉經法即高麗舊俗也其法幡蓋前導黃屋輿安黃金小佛前後伶人奏樂兩宗僧人數百分左右隨之各擎名香誦經小僧乘車擊鼓經止則樂作樂止則經作奉佛自關而出上御光化門送之終日巡行市街或於慕華館太平館設畫供各司官吏越走供物惟恐得譴設六法供養箏鼓梵唄之聲振于大空士女奔波聚觀禮曹佐郎金九英年老體肥踉蹌步行流汗如水飛塵滿面人皆笑之

痛齋革話

○世祖四年戊寅命印大藏經板在陝川海印寺遣敬差官尹贊鄭垠董其役且使僧信眉竹軒等監督諭于各道監司使助其役二月始役四月畢印合藏于各道名山巨刹五十件所印紙八三十八萬八千九百餘貼役糧五千石他物稱是一件印紙七千七十八貼

東閣雜記

○十年甲申初建圓通寺于都城內

建福世庵于仁玉山

輿地勝覽

○光陵朝京城創圓覺寺塑立佛有倭使見之曰凡佛皆坐而獨此佛立焉是行步之象也寺其不久乎至燕山時毀是寺黜佛於外歷三四寺行步之言果中矣

圓覺寺在中部慶幸坊舊名興福 太祖時為曹湑宗本社

後廢為公廨 世祖十年改創號圓覺金守溫換碑

○許琮疏斥異端 成宗相臣

○世傳 世祖幸金剛山回至斷髮嶺欲祝髮羣臣諫止云此甚無稽朴淳有詩曰薛羅通御氣飛禽識龍章俗語空多誤東延是省方是矣南孝溫遊金剛錄曰高麗太祖征時登嶺斷髮掛樹以結緣云此則此非 世祖事蓋僧輩附會而為說之 逆峯類說

○成宗二年辛卯教曰男女羣聚鳴鈔擊鼓稱為念佛所為極荒誕一切禁之

○魚世謹不食僧饋 詳燕山相臣

○八年丁酉罷誕日祝壽齋 詳成宗故事

○十一年庚子圓覺寺僧潛轉佛像謂佛自回立士女奔波臺諫交章請罪不久大學生金宏弼上疏畧曰其法觀空見性其行默言絕穀其為道虛無而其為教誕妄也我 殿下深知邪正愛好儒術破去寺社抄僧定軍近古以來大有為之君也豈意今圓覺僧輩聚群都城之內恣設虛無之教潛回佛像亂惑人聽使四方士女靡盬爭歸 聖明之朝安有如此怪妄之事乎假使佛像回立步趨無異於人於國家何



益於臣民何益徒為不祥之一怪物而已况萬、無此理乎  
彼圓覺僧輩當二僧命囚之日自度情誅已露罪在不避私  
繫首謀二人于寺內將備窮鞫及聞殿下真知妖妄而不  
忍加刑羣聚相慶而言曰吾道可以興也臣恐四方之人倘  
聞此事則鄉民之崇信浮屠者滋甚於城中若曰重違大  
王大妃之命不敢加罪臣惑滋甚云、反復援譬明白剴切  
照猶不免報罷

東賢奏議

○成宗壬寅年間開寧縣松坊里一人耕田得古石佛耳目  
口鼻皆泯滅置之田畔偶有病喘人拜之病若輕歎遂以為  
靈或云故光隣邑奔波有禱輒驗云男女雜還日夜不絕有  
僧來主香火作尾屋又將大刹金山郡守李仁亨聞之遣儒

生及吏卒捕其僧及施主迹之金宗直方居金山以詩賀曰  
拋擲田萊不記春頑照拳石有何神初如求食木居士漸似  
撞錢土舍人男女幾家將汚染香燈一里欲因循我侯直是  
邠州守擊破妖邪震四鄰

○二十年己酉鞠永柔訓導權季同仍命該曹勿復度僧  
○己酉有舉子於鄉試對策言祀佛釀禍者上聞之命有  
司罪其人仍下教以戒諸生曰儒生對策之辭予甚憤焉佛  
之為害誰不知之况學孔孟者予予嘗恨緇徒蔑棄天常耗  
蠹民財將欲絕其根株扶植世教而今者儒生當國家舉賢  
之日不陳克弊之道鼓唱浮屠之法是欲使予如梁武之捨  
身唐宗之膜拜而後已乎號為儒者猶如此况無識士女子

二十三年壬子罷度僧法 政事撮要

○羅麗崇尚釋放送終之事專以供佛飯僧為常逮我太宗雖草寺社奴婢而其風猶存公卿儒士之家例於殯堂聚僧設經名曰法度又於山寺設七齋富家爭務豪侈貧者亦因循指辦耗費財穀甚鉅親戚朋僚皆持布物往施名食齋又於忌日邀僧先饋然後引魂設祭名曰僧齋成廟崇正學闢異端凡干佛事臺諫極言其弊由是士大夫家畏憲章物議雖遭喪忌但依法行祭不供僧佛其因仍不廢者惟無賴下民照不將恣意為之又嚴度僧之禁州郡推刷無牒者長髮還俗中外寺刹皆空物盛而衰理所當也 備齋叢話

○有一人以上土地舍施於佛寺以祈子孫冥福子孫窮不能自存與寺僧訟屢屈 成廟時擊鉢訶之 上親筆判曰納田于佛以求福也佛者不靈子孫貧賤田還于主福還于佛大哉王言斥言折獄使無訟之責無之矣 涪州記聞

南原一富民性癡賦惑於左教積累祖業盡歸事佛只餘數頃田又為求福強萬福詩老僧至成永賣之券後竟不免餓死有子行乞將死具狀呈府以冀還推府官取考文券退黜又呈方伯屢訟屢屈幸應時為監司手批狀尾曰舍施田土本為求福而身既飢死子又行乞佛之無靈據此可知還田於主奴福於佛其子藉此推田得全軀命一道稱快

○燕山朝都城寺刹皆廢為公府兩宗托虛名於清淨寺號為禪宗陰崖雜記

○中宗七年壬申以兩宗及圓覺寺令賜燕山時撤家人等政事撮要

○十一年丙子罷忌辰齋

東方人遇忌辰設齋於僧舍故俗謂諱日為僧齋國朝遇先王妃忌日亦循俗行之至是始罷忌辰齋蓋已卯諸賢之所建白也今士大夫家一從禮文而國家忌辰亦猶用素膳疑亦因舊而然也芝峯類說

○城中尼舍曾已撤毀而唯存淨業院盡驅出于東大門外安岩洞等處有三品舍南大門外種藥山南舊有一舍其後

有十餘舍尼姑誑誘寡婦作為檀那各作棟宇如四月八日燃燈七月十五日芍蘭盆臘月八日浴佛等施茶果餅物供佛而邀僧徒作嘔紅粧繡裳全集山谷頗有醜聲年久厄孽多有產兒逃亡者痛齋叢話

○奉先奉恩二刹緇釋之根柢先斷其本則其餘可不勞而

治矣靜庵集

○明宗辛亥復立兩宗設禪科丙寅罷詳明宗朝普雨下

○文定王后命取香於香室將供佛校書正字鄭琢曰此是供郊社之物非不從

○宣廟壬申趙憲為校書正字時。上降香佛寺。舊例館官必親監封。憲上疏曰。口讀聖賢之書。手封供佛之香。所不忍也。上大怒。削官。尤齋集

○宣廟癸酉館學疏請撤淨業院。不許。詳 宣祖故事

○宣祖甲戌兩司諫內入黃蠟。詳 宣祖故事

○光海時御新宮。以童男女誦經前導。甲欽言人君御法宮。如日中天。豈可作不經事乎。此無以示後。凡三啓乃允。

○顯宗二年都中舊有慈壽仁壽兩尼院。上惡僧尼亂教。欲并沙汰。大臣王堂議以為難猝行。命先撤城內兩尼院。使年少者歸俗。老者黜于城外。禁中外淫祀。東賢奏議慈壽院即國初北學舊基。叅贊官宋浚吉奏曰。朱子嘗毀僧舍作書堂。今宜復建北學。上從之。四年以尼院材瓦建正闡堂于成均館。又建一兩齋闡八齋。

○顯宗壬寅全南監司李恭淵杖闡道內諸寺佛像出汗事。係寢異諫官閔鼎重疏言。僧徒之造佛像者。例皆用土。為質加漆其上。後塗以金。故每當霖潦則濕氣凝結。點滴或節不寒收斂。不嚴則霧露所鬱。蒸氣成水。此深山老僧之所常

談而今乃強謂之出汗惑亂民聽驚抗人心請李恭淵從重  
推考所謂出汗佛像一、破碎造言僧徒按以邦憲永杜異  
類 老峯集

○顯宗甲寅四月內司馬仁宣大妃將設水陸齋于萃巖  
寺兩司俱發請羅王堂陳劄翌日再啓蒙允 述而  
○肅宗壬戌年間唐本佛經漂到全羅忠清海邊而數十冊  
寫一畫外裏油紙皆無濡濕氣收聚京師幾至千卷而不知  
其所從來其後五六年又有鎏金木佛浮海到濟州有老儒  
憂其為佛教大興之兆後二十餘年宮中奉佛甚勤至有妖  
人金汝天者黃綠獻術讀七星經于空闕宮人又與東湖北  
丘尼往來留連特未剃髮耳且自大內及諸宮送人寺剃燒

香燃燈飯僧布強殆無虛月不知前頭又將何如

東平尉問  
居漫錄

○英宗癸未教曰予癸巳年御殿奉安之行初見於沁都傳  
燈寺中噫今至七旬若冀求福於此輩豈不陋哉諸道寺刹  
有造位版而置者一切禁之所謂願堂非有益於京中而不  
過僧徒憑依之道勿論新舊願堂一切革之

○文獻備考編輯時 上曰寺刹非古有而欲創於 陵寢  
至近者陵官即報禮曹嚴禁循願私而助成者陵官永錮

○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是為四眾東俗稱優婆  
塞曰居士優婆夷曰捨堂中國則四眾度牒甚嚴故讓皇帝雖  
欲逃難為僧不有太祖所藏度牒其勢無由也我東無法甚  
舉世初不知度牒是何物故無故平民公庶隨意為四眾朝  
為平人夕為四眾少無難故舉世犯死罪逃亡者視為保身  
之策窟祝髮幻形變其中服無以覺察八道不可勝數之寺  
刹盡為一國通逃之藪其徒之繁多於荷鋤之農夫負戈之  
軍卒皆不耕不織衣食充足通計棟宇榱桷之盛屢百倍於  
宮闈金銀貨寶之眾累百倍於民產雖有徵納於官府者皆  
歸守宰私用而不繫國用其中稍解文字畧學四教四集則  
稱以大士舍居諸庵終身不貢一絲者幾半之居士捨堂其

穀亦甚多遍滿域內乞為業厚衣飽食貽害生民不有絕  
極逃免軍丁不赴官役終身不以一絲供官事之絕痛莫此  
為甚而四百年來一不舉論於釐正可勝駭歎今當嚴定規  
式欲俾四衆者無度牒不得出家無度牒無得數人雖見殺  
不可代殺見露抵重罪倍贖其願還俗者皆許之夫子之聖  
一州只有一鄉校而寺刹多過數十者有之僧侈極矣姑令  
一州只留一寺其餘皆毀撤之以其材瓦鐵物補公廨卿相  
家墳山必置僧庵名曰齋宮宜皆撤去四衆每歲必有貢納  
常數而之為公用官有大役則先役衆而後勞民國有邊警  
作隊赴戰如是僧徒自減而農兵倍增通國所得何如也若  
使聖人為政必當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盡毀寺刹為先務

而今難猝行故姑為此以為之兆亦可為王政之始

平論





